

二十世紀初德國人在吐魯番的 考古探勘及其影響

陳致宏 *

本文以二十世紀初，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四次至吐魯番及其周邊區域的探勘隊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探勘活動的學術文化背景，以及對當時西方知識界所造成的影響。與同時期英、俄等國在中亞探勘活動相同的是，德國的吐魯番探勘活動確實也帶有殖民主義色彩，但除此之外，這些探勘活動也展現了德國的特殊思想背景。自十八世紀後半開始，德意志知識界特別憧憬古代希臘，以古希臘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藉此建立文化自信。十九世紀初普魯士的教育改革更將這種精神落實在中學與大學的教育體制之上，對古希臘的特殊情感於是成為德意志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成分。自德國史家朵伊森 (J. G. Droysen, 1808-1884) 開創希臘化時代研究以來，德國學者對古希臘的關注更延伸至古典時期結束後的希臘化時代。二十世紀初的吐魯番探勘深受此學術文化背景所影響，德國探勘者企圖在新疆找尋希臘文化擴張與傳布的痕跡，並將絲路視為連結古希臘與古代中國的文化橋樑。本文由學術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德國在吐魯番的探勘活動，分析兩位探勘領導者格林威德爾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與勒寇克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著作所展現的觀點，並探討當時德國學界對德國吐魯番探勘成果的回應。

關鍵詞：吐魯番探勘、格林威德爾、勒寇克、文化傳布、希臘藝術、佛教藝術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 1902 至 1914 年間，任職於德國柏林民族學博物館 (Völkerkundemuseum Berlin) 的格林威德爾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與勒寇克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主持了四次吐魯番探勘任務。透過這四次探勘活動，他們總計從絲路北線的庫車與吐魯番等地，帶走四百多箱的文物，包括了壁畫、雕像與手稿等各式物件。數量繁多的藝術品，豐富了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館藏，而包含二十多種語言文字的各式古代手稿，促成了一些古代語言和文字的破譯，特別是屬於印歐語系的吐火羅語 (Tocharian)。此外，其中一部分的手稿被辨識為摩尼教的一手文獻 (關於摩尼教的記述，先前多都出自聖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等敵對基督教父之手)，更加深了學術界對此一宗教的認識。¹ 儘管對新疆的探勘晚於英俄等國，但德國吐魯番探勘隊所帶回的文物相當豐富，而且也極具學術研究價值。²

從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初，德國在國外的考古探勘活動多半以希臘和近東地區為目標，例如商人施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 自 1870 至 1890 年間在特洛伊 (Troia / Troy)、邁錫尼 (Mykenai / Mycenae) 與提林斯 (Tiryns) 等地的考古挖掘，³ 1875 至 1880 年間由古代史學者庫提烏

¹ 關於四次吐魯番探勘所得文物的後續研究、史料集與數位化計畫，參見柏林·布蘭登堡人文與科學學院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在 2007 年出版的小冊子： *Turfan Studies* (Berlin: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 der Wiss., 2007)。

² Suzanne L.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17.

³ Stefanie Samida, *Heinrich Schliemann* (Tübingen, A. Francke, 2012), 58-79.

斯(Ernst Curtius, 1814-1896)所主導的奧林匹亞(Olympia)考古活動,⁴1870年代起胡曼(Carl Humann, 1839-1896)在小亞細亞佩加蒙(Pergamon)的考古,⁵以及科德威(Robert Koldewey, 1855-1925)自 1899 年起在巴比倫(Babylon)和安德雷(Walter Andrae, 1875-1956)自 1903 年起在亞述古城(Assur)的挖掘等。⁶這些地區大多與歐洲文化起源或《聖經》的內容有關,在這些地區的考古除了學術上的興趣之外,也帶有文化尋根的朝聖意味。

不可諱言的是,這些考古行動大多帶有強烈的帝國主義色彩。德意志帝國在 1871 年成立之後,首任帝國總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並不熱衷於海外殖民地的拓展,自 1884 年起,德國才開始在非洲建立一些殖民地。⁷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 在位 1888-1918)即位之後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期盼透過殖民地的擴張來確立德國的世界強權地位。⁸除了一般的殖民地外,當時的德國也有一些「非正式的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格達鐵路」(Bagdad-Bahn)。⁹這條鐵路的建造牽涉到德國與鄂圖曼帝國的關係,這也是一個考古興趣、宗教信仰與帝國主義相互結合的絕佳例證。威廉二世與其妻子在 1898 進行一場東方之旅。這場旅程的官方理由具有強烈的宗教性質:在這一年的宗教改革日(10月31日),普魯士在耶路撒冷建造的路德會救贖主堂(Erlöserkirche)舉行落成典禮。威廉二世想藉此行與鄂圖曼帝國打好關係,並敲定巴格達鐵路的建造事宜。威廉二世更藉機在 11 月參觀巴勒貝

⁴ Suzanne L.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0-87.

⁵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92-96.

⁶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210-212.

⁷ Sebastian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 21.

⁸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177-178.

⁹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170.

克(Baalbek, 位於今黎巴嫩境內)的羅馬時期遺址, 遺址裡的建築非常符合他對雄偉帝國建築的想像, 因此他下令科德威與安德雷在這個遺址進行考古挖掘(1900-1904)。¹⁰

除了在希臘與近東的考古,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在更遙遠的新疆進行過四次考古探勘活動, 儘管這個地區與西方所認知的文化根源無關, 行動也更加危險, 但也因此他們的行動帶有更強烈的冒險色彩, 也較不像在與希臘文化和《聖經》記載有關地區考古所展現的嚴肅崇敬心態。¹¹與近東地區相比, 當時的德國在中亞很難奪取殖民利益, 因為十九世紀英國與俄國在中亞進行領土和勢力範圍的爭奪, 也就是所謂的「大競逐」(The Great Game), ¹²德國人在新疆探勘時, 英、俄在這裡的勢力已相當穩固, 德國人在當地也時常仰賴俄國或英國領事館人員的協助。¹³

儘管缺乏歷史、文化、宗教與殖民利益的連結, 這四次吐魯番探勘的結果, 還是對德國人在族群起源和文化認同上的觀點產生不小的影響。本文旨在介紹德國四次吐魯番探勘的過程及其激發的學術研究成果, 並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學界對這些新發現的觀點與辯論, 以說明在遙遠中亞地區的考古探勘如何影響德國人的自我認同。

¹⁰ Thorsten Beigel and Sabine Mangold, eds., *Wilhelm II: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um 1900*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7), 70-75.

¹¹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424.

¹²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421; Charlotte Trümpler, ed., "Das Große Spiel.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zur Zeit des Kolonialismus," in *Das große Spiel: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zur Zeit des Kolonialismus* (1860-1940), ed. Charlotte Trümpler (Köln: DuMont, 2008), 15-16.

¹³ 勒寇克在相關的遊記裡時常提到英國與俄國在新疆的領事館人員, 甚至將兩者相互比較: Albert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Hinrichs, 1926), 100.

二、德國吐魯番探勘的主導者與其過程

德國四次吐魯番探勘行動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緣，從庫車(Kutscha)到吐魯番(Turfan)之間的區域。第一次探勘行動的時間是 1902 年 11 月至 1903 年 3 月、第二次自 1904 年 11 月至 1905 年 8 月、第三次自 1905 年 12 月至 1907 年 4 月、第四次自 1913 年 12 月至 1914 年 1 月。這四次探勘活動都發生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位期間。在威廉二世主政的時期，德意志帝國積極拓展開外殖民地，企圖使德國晉身世界強權的地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德國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許多考古活動，包括本文所探討的四次吐魯番探勘在內，確實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色彩。威廉二世對德國在亞洲的考古活動展現極大的個人興趣，¹⁴他時常關注吐魯番探勘的成果，並資助第二至四次的吐魯番探勘行動。¹⁵

主導探勘行動的是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格林威德爾與勒寇克。格林威德爾是印度學學者，獲得博士學位後，在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特助(Direktorial-Assistent)，1904 年被任命為印度·大洋洲部門的主任，並領導第一次與第三次的吐魯番探勘。在第一次吐魯番探勘之前，格林威德爾已是重要的佛教藝術史學者，成名作是 1893 年出版的《印度的佛教藝術》(*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¹⁶他在書中強調希臘藝術風格

¹⁴ 關於德皇威廉二世與德國考古活動的關係，參見 Thorsten Beigel and Sabine Mangold, eds., *Wilhelm II: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um 1900*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7).

¹⁵ Albert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71; Albert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Hinrichs, 1928), VI.

¹⁶ Albert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Berlin: Spemann, 1893).

對犍陀羅文化(Gandhara-Kultur)的影響，受到相關領域學者的高度重視。¹⁷開始吐魯番探勘之後，格林威德爾仍然關注古代希臘及其他外來文化在中亞造成的影響。他對中亞古物在博物館內的展示與詮釋方式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¹⁸

勒寇克是突厥語言學者，他的經歷不同於大多數學者。他在青少年時期因故未能完成中學教育，並在英、美兩國接受商人養成訓練，也在美國攻讀醫學院的學位。返回德國後，勒寇克起初在父親的家族企業工作；父親過世以後，勒寇克將父親的公司賣掉，並在柏林學習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與梵文等東方語言，也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擔任助理。勒寇克參與了第二次至第四次的吐魯番探勘活動，並主導第二次與第四次的探勘工作。勒寇克認為不論是印度、東南亞、中國和日本的佛教藝術，最初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也就是希臘的造像藝術。他對民族學博物館的貢獻不僅在於探勘行動與研究發表，更透過策展、撰寫專書與期刊文章等方式，積極宣傳四次吐魯番探勘的成果。¹⁹

格林威德爾與勒寇克都發表過關於德國吐魯番探勘的記述。格林

¹⁷ 《英國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曾極力呼籲出版此書的英譯版，並強調「所有印度古物研究者的手中都應該有這本書。」Anonymous, Review of *Buddhistische Studien*, by Albert Grünwedel.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8:2 (April 1989): 441.

¹⁸ Caren Dreyer,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Ein Leben für die Wissenschaft," in *Auf Grünwedels Spuren: Restaurierung und Forschung an zentralasiatischen Wandmalereien*, ed. Toralf Gabsch (Leipzig: Koehler & Amelang, 2012), 21, 250-251.

¹⁹ Michael Knüppel and Alois van Tongerloo, eds.,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 Der Erwecker Manis: im Spiegel seiner Briefe an Willi Bang Kaup aus den Jahren 1909-1914* (Berlin: De Gruyter, 2014), 7-22.

威德爾發表至少兩份關於第一次探勘行動著作，包括 1904 年在聖彼得堡《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與語言學考察國際協會通訊》發表的〈吐魯番與周邊區域考古研究報告，1902 年 11 月至 1903 年 2 月〉²⁰與 1909 年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亞科學院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發表《亦都護城與周邊區域考古工作報告，1902 年至 1903 年冬》。²¹此外，他在 1909 年也在柏林的《民族學期刊》發表〈第三次吐魯番探勘考古成果〉。²²

勒寇克在學術期刊發表關於吐魯番探勘的著作多於格林威德爾，包括：1909 年在《大不列顛與皇家亞洲協會期刊》發表〈關於第一次皇家普魯士(第二次德意志)在中國突厥斯坦吐魯番探勘成果簡介〉，²³1913 年以筆名“Choros Zaturpanskij”在《東方檔案》發表〈德國吐魯番探勘的旅程與成果〉，²⁴1918 年在匈牙利期刊《圖蘭》發表〈第四次德國吐魯番探勘〉，²⁵以及 1926 年在《藝術與考古》

²⁰ Albert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en in Turfan und Umgebung (Nov.1902- Febr.1903),”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xploration historique, archéologique, linguistique et ethnograph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Extrême-Orient, publié par le Comité Russe* 3 (April 1904): 18-25.

²¹ Albert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chen: K. B.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9).

²² Albert Grünwedel, “Die archäologischen Ergebnisse der dritten Turfan-Expeditio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41:6 (1909): 891-917.

²³ Albert von Le Coq,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il 1909): 299-322.

²⁴ Choros Zaturpanskij, “Reisewege und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en,” *Orientalisches Archiv* 3:3 (April 1913): 116-127. 勒寇克的姓氏“Le Coq”是法語的「公雞」，而此文所用筆名裡的“Choros”則是維吾爾語的「雞」。

²⁵ Albert von Le Coq, “Die vierte deutsche Turfan-Expedition,” *Túrán* 3 (1918): 7-24.

發表〈中國突厥斯坦的吐魯番探勘〉。²⁶此外，勒寇克也就探勘所見的文物發表過許多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幾本重要的大開本圖錄，例如：1913 年出版《高昌》(*Chotscho*)、²⁷1925 年出版《中亞藝術與文化史圖錄》(*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²⁸以及 1922 年至 1926 年間出版五卷《上古晚期中亞佛教藝術》(*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²⁹

除了學術性和活動報告性質的著作外，為了宣傳探勘成果，勒寇克更發表了一些普及性的著作。1924 年，他在德國重要畫刊《費爾哈根與克拉興月刊》發表〈希臘化文化與中國之間的橋樑〉，³⁰又以他在 1920 年代發表的兩本專書：1926 年的《在東突厥斯坦追尋希臘的蹤跡——第二次與第三次德國吐魯番探勘的報告與冒險》(*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和 1928 年的《東突厥斯坦的土地與人民——第四次德國吐魯番探勘的報告與冒險》(*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最為重要。³¹

²⁶ Albert von Le Coq, "The Turfan Expedi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Art and Archaeology* 22:5 (November 1926): 176-188.

²⁷ Albert von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Berlin: Reimer/Vohsen, 1913).

²⁸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 D. Reimer, 1925).

²⁹ Albert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5 vols. (Berlin: Reimer/Vohsen, 1922-1926).

³⁰ Albert von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Velhagen und Klasings Monatshefte* 38:10 (June 1924): 409-421.

³¹ Albert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 1926); Albert von Le

德國並非最早在新疆從事探勘活動的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新疆與中亞地區是俄國與英國進行勢力爭奪的場所，因此較早在此地進行探勘活動的是這兩個國家的人，例如：俄國醫學家與植物學家雷格爾(Albert Regel, 1845-1909)在1878年探勘吐魯番地區，³²以及英國軍官鮑爾(Hamilton Bower, 1858-1940)於1889至1991年間在庫車一帶區域的探勘。

³³除了這兩國的探險家之外，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也在1895和1897年間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探勘。³⁴

儘管德國人在新疆的考古活動開始得較晚，但他們探勘所得的成果仍舊是相當豐碩。德國人在新疆的考古活動，最初受到俄國的影響。1897年，聖彼得堡科學院派遣克雷門茲(Dmitri Alexandrowitsch Klementz, 1847-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Hinrichs, 1928). 除了格林威德爾和勒寇克之外，其他學者也發表過關於德國吐魯番探勘過程的著作，例如 Hans-Joachim Klimkeit, *Die Seidenstrasse: Handelsweg und Kulturbrücke zwischen Morgen- und Abendland* (DuMont Dokumente. Köln: DuMont, 1988), 34-45. 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各國在絲路東半段的探勘，包括德國四次吐魯番探勘；Caren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Leipzig: E.A. Seemann, 2015) 是近幾年最詳盡的相關專著。較詳細地介紹德國吐魯番探勘過程的中文著作，包括：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135-138，「第六講：于闐、龜茲、樓蘭、高昌寶藏的爭奪」，介紹德國吐魯番探勘隊的行動。張廣達、榮新江，〈吐魯番綠洲及其探險簡史〉，收入張廣達，《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01-105，介紹德國吐魯番探勘過程與相關文物的研究成果。

³² Johann Albert Regel, "Mein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1879," *Dr. A. Petermann's 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27 (1881): 380-394.

³³ Hamilton Bower, "A Trip to Turkist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5:3 (March 1895): 240-257.

³⁴ E. Tiessen, "Sven Hedin's Reisen durch Asiens Wüsten,"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6:7 (1900): 384-390.

1914)在吐魯番進行自然科學和考古學的探勘，³⁵他撰寫的探勘報告包含豐富的記述與圖片，俄方希望能進一步對吐魯番地區進行考古探勘活動，於是聖彼得堡科學院的成員在 1899 年前往柏林，向民族學博物館的格林威德爾提出德、俄合作探勘吐魯番地區的構想。同年，在羅馬舉辦的第十二屆東方學學者國際大會(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俄羅斯代表團報告了克雷門茲的吐魯番探勘成果，引發與會者的興趣，他們相信這個地區仍藏著許多有待發掘的文物。³⁶

後來德、俄合作探勘吐魯番的計畫，因為俄方內部政治問題而失敗。儘管如此，格林威德爾仍決定由德方自行探勘，他的計畫受到館內同仁的支持，除了動用館內的預算之外，探勘活動也獲得鋼鐵工業鉅子克虜伯(Friedrich Alfred Krupp, 1854-1902)以及藝術贊助者西蒙(James Simon, 1851-1932)的捐款。此外，就算德、俄合作受政治因素阻撓而失敗，但因為格林威德爾在佛教藝術領域的聲望，聖彼得堡科學院的人仍然熱心協助德國的探勘活動，除了學術交流以外，更在交通問題和過境文件等方面提供許多不可或缺的幫助。³⁷

經過漫長的準備之後，格林威德爾在 1902 年開始第一次的吐魯番探勘行動。他在 8 月 11 日從柏林啟程，經由聖彼得堡前往烏魯木齊，並在 11 月底抵達目的地吐魯番。同行的德國人包括民族學博物

³⁵ Dmitri Alexandrowitsch Klementz, "Turfan und seine Altertüm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1 (1899): 1-53.

³⁶ Caren Dreyer, "Die Expeditionen der Russen auf der Seidenstraße," in *Das große Spiel: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zur Zeit des Kolonialismus (1860-1940)*, ed. Charlotte Trümpler (Köln: DuMont, 2008), 181-182.

³⁷ Dreyer, "Albert Grünwedel: Ein Leben für die Wissenschaft," in *Auf Grünwedels Spuren: Restaurierung und Forschung an zentralasiatischen Wandmalereien*, ed. Toralf Gabsch, 14-29 (Leipzig: Koehler & Amelang, 2012). Here 17-18.

館兩位同事：東方語言學者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與技術人員巴圖斯(Theodor Bartsch, 1858-1941)。他們主要在吐魯番附近的高昌故城(Chotscho)遺址探勘，對古城的城牆和所有建築物進行測繪和紀錄，同時尋找古代的手稿和文物，並將碑文複製與拍照。此外，他們也探索了勝金口(Sängim)、木頭溝(Murtuk)與吐峪溝(Tuyok)等地的佛教洞窟，特別是木頭溝附近柏孜克里克(Bäzälik)千佛洞的壁畫。1903 年初，格林威德爾前往喀什(Kaschgar)，在途中考察了庫車與庫木吐拉(Kumtura)的千佛洞，之後回到吐魯番，將探勘所得的文物裝箱送往柏林，之後他也在 1903 年 7 月 5 日回到柏林。³⁸

第一次吐魯番探勘的成果相當豐碩，格林威德爾紀錄了數百張高昌故城的素描和地圖，並對柏孜克里克、勝金口和吐峪溝等地留下詳盡的紀錄，也帶回許多壁畫、雕像和手稿等文物的殘片。探勘結束後，很快就出現了重要的相關研究成果。民族學博物館的語言學者穆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在 1904 年發表研究成果，證實格林威德爾從高昌帶回的手稿包含摩尼教的著作。在此之前，西方學界原本只能透過敵對陣營(例如聖奧古斯丁等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來了解這個宗教，現在學界終於獲得反映摩尼教觀點的一手資料。此外，穆勒也解讀了其他語言的手稿，特別是之前不為人知的粟特語(Sogdian)手稿。³⁹

在僅賴博物館經費和私人募款支持的情況下，第一次吐魯番探勘就得到如此豐碩的成果，因此許多人希望德國盡快進行第二次的探勘活動；除了原本的捐助者外，德皇威廉二世也特別從王室經費裡撥款贊助第二次的吐魯番探勘。⁴⁰儘管各界對再一次的探勘行動報以熱切

38 Caren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Leipzig: E.A. Seemann, 2015), 20-89.

39 Hans-Joachim Klimkeit, *Die Seidenstrasse* (Köln: DuMont, 1988), 36-37.

40 Zaturpanskij, "Reisewege und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en," 119.

期待，格林威德爾則希望先將第一次探勘活動的成果整理發表，於是民族學博物館派勒寇克至新疆做先遣考察，待格林威德爾完成國內的學術發表工作後，再前往新疆與勒寇克會合。⁴¹

1904年9月中，勒寇克與巴圖斯從柏林動身出發，穿越俄羅斯領土進入新疆，於11月抵達吐魯番，在高昌故城考察；隔年2月與3月，則在勝金口、吐峪溝與柏孜克里克等地探勘。勒寇克在柏孜克里克發現一些完整的洞窟壁畫，他擔憂消息若是傳出去，壁畫會遭人破壞或取走，便請巴圖斯割下壁畫帶回柏林。勒寇克在4月中完成柏孜克里克的考察，也將發現的文物裝箱送回柏林。⁴²之後，勒寇克在布拉伊克(Bulayik)的廢棄寺院找到一些手稿，後來研究證實是景教的《聖經》詩篇與福音書殘片。因此，勒寇克確信自己可以走出格林威德爾的陰影，成為獨當一面的考古探勘者。在他有了重要發現之後，原本僅被視為先遣探勘的行動，便被公認為由勒寇克所領導的「第二次吐魯番探勘」，至於格林威德爾抵達之後的行程，則屬於第三次探勘的範圍。⁴³

1905年9月中，格林威德爾從柏林啟程，9月底探勘隊成員攝影師波爾特(Hermann Pohrt, 1877-1950)也隨後跟上，兩人在12月與勒寇克和巴圖斯在新疆的喀什會合，並在月底開始第三次吐魯番探勘。1906年初，他們探勘圖木舒克(Tumshuk)、克孜爾(Kizil)、庫木吐拉等地的洞窟遺址，巴圖斯也在克孜爾的佛教洞窟割取許多壁畫(割除的壁畫大約裝了60至90箱)。同年6月，探勘隊在焉耆(Karaschahr)附近的碩爾楚克(Schortschuk)進行考察，這時勒寇克因身體不適而決定提前返國，格林威德爾與其

⁴¹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94.

⁴²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94-113.

⁴³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122.

他隊員則前往吐魯番；直到年底，大部分時間都在吐魯番周邊的遺址進行考察。期間，格林威德爾對柏孜克里克的 40 座廟宇建築及其壁畫進行詳細的紀錄，日後這些紀錄發表在 1912 年出版的《中國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寺廟》(*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第三次吐魯番探勘的活動在 1907 年 2 月底結束，格林威德爾等人則在這年的秋季返抵柏林。⁴⁴

在德國完成三次吐魯番探勘後，其他國家也在這個地區進行過幾次重要的探勘行動，包括 1908 年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同年匈牙利裔英國人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以及 1909 年至 1910 年間俄國人奧登堡(Sergey Oldenburg, 1863-1934)在的。德國的民族學博物館計畫自 1911 年 8 月開始，進行第四次的探勘行動，但因為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新疆局勢混亂，乃延至 1913 年 3 月才從柏林動身。此時，格林威德爾自覺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探勘行動遂由勒寇克主導。第四次的探勘行動從 1913 年 5 月展開，至 1914 年 2 月結束。探勘隊主要在巴楚(Maralbaschi)至庫車(Kutscha)的地區活動，勘查了圖木舒克、蘇巴什(Subaschi)、克日西(Kirisch)、森木塞姆(Simsim)等地的古代遺跡。雖然他們並未到更東的吐魯番地區，但仍以「第四次吐魯番探勘」為正式的活動名稱。⁴⁵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新疆官員對外國探勘者的態度也有所轉變。勒寇克多次感到自己遭受當地官員的抵制與刁難。例如：1913 年 10 月，探勘隊抵達庫木吐拉，打算在當地伊瑪目家中住宿。後者曾在 1906 年熱情接待過德國探勘隊的成員，但這次受到官方威脅而不願讓他們

⁴⁴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134-197.

⁴⁵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200-245.

在家中久住，他們只好轉至庫木吐拉的洞窟遺址裡過夜。某日，一名當地軍官帶著約 60 名士兵前往該處，用友善的態度關切他們的工作狀況，卻對他們所招募的當地工人擺出威脅姿態。勒寇克意識到這是中國官員對自己的警告，便開始處理文物運送工作，準備返回德國，並在 1914 年 3 月抵達柏林。第四次探勘活動總共帶走 147 箱文物，是四次吐魯番探勘行動中帶走最多文物的一次。⁴⁶

德國四次吐魯番探勘活動獲取大量的文物，其中大約四萬件的古代手稿殘片，交由普魯士王家科學院進行編目和研究，其他的文物則成為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藏品。該館在 1911 年特別設立了「吐魯番大廳」(Turfan-Saal)，展示前三次探勘所取得的部分文物。⁴⁷1924 年，民族學博物館騰出更多空間給館內的亞洲部門，並規劃為 40 個展間，展示印度、中亞、印尼、東南亞、中國與日本的文物，也包含四次吐魯番探勘所取得的文物。⁴⁸

三、德人在吐魯番綠洲探勘的世界史意義

德國在新疆的探勘晚於許多西方國家，但四次吐魯番探勘所得到的收穫仍相當豐富。與德國在奧林匹亞或巴比倫的考古活動相比，古代西域與古代歐洲文化的關係非常薄弱。儘管如此，文化根源的探索卻是德國吐魯番探勘的重要動力。以勒寇克在 1926 年發表的《在東突厥斯坦追尋希臘的蹤跡——德國第二與第三次吐魯番探勘的報告與探險》為例，此書的英譯版在 1928 年發表，書名的主標題是《中國

⁴⁶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133-134.

⁴⁷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12.

⁴⁸ Dreyer,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250.

突厥斯坦所埋藏的寶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⁴⁹德文版的標題強調「希臘」，而英譯版則強調「寶藏」。不論這兩個版本的標題是源自勒寇克本人之手，還是出版社基於行銷考量所做的決定，由原文與英譯版在書名上差異可以看出，「希臘」這個關鍵字對於德國讀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從藝術史家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開始，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的德意志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特別親近古代希臘人。相較於象徵「文明」、「法律」與「統一」的古羅馬，及繼承其精神的法國文化，德意志文人自認為古希臘精神的繼承者，並強調「文化」、「自由」與「多樣性」等價值，藉此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以便與古羅馬／法國的精神相抗衡。對古希臘文化的特殊親近性，是十八到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成分。十九世紀德意志地區的古典語言學的蓬勃發展也與此密切相關。⁵⁰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德國對於希臘的親近情感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除了學院裡對古希臘歷史和語言的研究，這種情感更展現在海外的考古探勘活動之上。1874年初，德國與希臘政府簽訂了在希臘奧林匹亞進行考古挖掘的合約，計畫的主導者是知名的希臘史學者庫提烏斯。1878年起，鐵路工程師出身的考古學家胡曼得到柏林雕塑博物館的經費支持，在土耳其發掘希臘化時代的佩加蒙祭壇。對古代希臘的憧憬，是這些考古活動的重要動力之一，也

⁴⁹ Albert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ans. Anna Barwell (London: G. Allen & Unwin Ltd., 1928).

⁵⁰ Manfred Landfester, "Griechen und Deutsche: Der Mythos einer 'Wahlverwandschaft'," in *Mythos und Nation*, ed. Helmut Berding, 198-219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6). Here 198-204.

是獲得國家重視與資助的重要因素。佩加蒙考古的成果自 1880 年起在柏林公開展示，⁵¹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在 1882 年去柏林參觀後深受震撼，這次觀展經驗讓他體悟到，在西元前三世紀與二世紀之交，當希臘本土的藝術已陷入衰微之時，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化王國仍然能創造極具藝術價值的希臘式藝術。⁵²

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 the Great, 356-323 B.C.E.)東征最遠抵達印度的西北部地區，當英國人在 19 世紀中征服印度東北部的旁遮普地區後，便開始在此地進行考古發掘。⁵³英國人考古發掘的結果也受到德國人的注意，例如庫提烏斯在 1876 年曾發表一篇〈希臘藝術在印度〉，他提到英國人在印度旁遮普地區的考古發現，並指出此地的藝術品受到希臘藝術風格的影響。他甚至注意到，因為印度人較不喜歡裸體人像，所以更傾向讓人像穿著充滿摺痕的愛奧尼亞風格服飾。⁵⁴

對佛教藝術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德國人是格林威德爾，1893 年出版的《印度的佛教藝術》是他的代表作。格林威德爾在此書裡指出，古代印度的文化重視抽象的玄思，不管這種傾向以宗教或哲學的形式展現，都相當不利於藝術的發展。⁵⁵因此他認為印度的藝術受到外來的影響，他將自阿育王(Aśoka Maurya, 304-232B.C.E.)時期以來印度的佛教

⁵¹ Lionel Gossman, "Imperial Icon: The Pergamon Altar in Wilhelminia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8:3 (2006): 551-587. Here 555-556.

⁵² Jacob Burckhardt, "Die Griechen und ihre Künstler," in *Vorträge 1870-1892*, eds. Maurizio Ghelardi and Susanne Müller, 397-405 (München: Beck, 2003). Here 404-405.

⁵³ Himanshu Prabha Ray, *Buddhism and Gandhara: An Archaeology of Museum Coll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8), 2-3.

⁵⁴ Ernst Curtius, "Die griechische Kunst in Indien," *Archäologische Zeitung* 33 (1876): 90-95. Here 93.

⁵⁵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11-12.

藝術分成兩種風格，其中一種比較古老的風格受到波斯藝術的影響，這種風格在印度生根並繼續發展為代表印度民族特色的風格；另一種較晚的犍陀羅風格，則受到希臘的影響。⁵⁶

格林威德爾認為犍陀羅的藝術風格來自於希臘化時代的巴克特里亞王國(Baktria，中國古籍稱之為「大夏」，其領土大部分位於今日的阿富汗，少部分位於今日的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的影響。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巴克特里亞成為希臘化塞琉古王國(Seleukidenreich)轄下的省份，後來脫離塞琉古王國而成為一個獨立王國。格林威德爾指出，巴克特里亞國王梅南德一世(Menander I., c.180-130 BC)就是巴利語文獻《彌蘭王問經》(Milindapanha)裡的主角彌蘭王(Milinda)。格林威德爾強調彌蘭王對佛教教義所展現的高度興趣，藉此斷定當時希臘人與印度人有高度的思想交流。他更引述希羅多德(Herodot von Halikarnass)的說法，強調希臘人慣於將異族的神明比附希臘神明。⁵⁷

巴克特里亞王國之後遭到印度斯基泰人(Indoskythen)入侵而分裂。格林威德爾認為這批入侵者就是中國古籍裡提到的「月氏人」(Yuetschi)，並指出這個民族在來到巴克特里亞前就已信仰佛教；他們征服此地後，繼續維持希臘文化和佛教信仰。印度斯基泰人政權的勢力在迦膩色迦(Kanishka, 2nd century AD)統治期間達到巔峰。⁵⁸格林威德爾強調，迦膩色迦為了調和各派別的佛教思想，便召集各派的佛教學者共同整理佛教經典，而這些經典就成為北傳佛教的基礎。北傳佛教之後傳布到西藏、

⁵⁶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21-23.

⁵⁷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74-76.

⁵⁸ 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亞(大夏)建立的政權被稱為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為貴霜王朝的第三位統治者，他的在位年代至今仍是學界爭論的問題。參見張廣達，〈貴霜〉，收入張廣達，《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頁42-43。

尼泊爾與中國等地。⁵⁹格林威德爾在此書的〈導論〉中提到：「雅典文明成為所有後續西方文化的基礎，而佛陀的宗教則成為第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至少對印度以東及其以北的所有地區皆是如此。」⁶⁰由此可見，格林威德爾將佛教視為中亞和東亞各國的共同文化基礎；更重要的是，在佛教開始向外傳布之前，這個作為中亞與東亞文化基礎的宗教已經接受希臘文化的影響。

基於這樣的認知，在格林威德爾所撰寫吐魯番探勘的報告裡，作者時常提到當地發現的古代藝術品屬於「犍陀羅風格」，⁶¹甚至會強調某些雕塑具有「幾乎是純希臘式的容貌」、⁶²「幾乎是希臘式的泥塑像」或「幾乎是希臘式的服飾皺摺」。⁶³他的同事勒寇克也曾提到，尋找希臘化文化和東亞之間的關聯，是第三次吐魯番探勘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格林威德爾對於受中國藝術風格所影響的文物比較缺乏興趣。⁶⁴

與格林威德爾相比，勒寇克在吐魯番探勘成果的推廣和宣傳上更有貢獻。勒寇克擁有經商貿易的經驗，所以具備更強的「商業頭腦」。他很了解博物館策展時應如何規劃，以引起民眾的興趣。例如：他在民族學博物館裡重建新疆的佛教洞窟，洞窟內的壁面展示吐魯番探勘隊從新疆帶回的壁畫，使參觀者獲得身歷其境的觀展體驗。除了展覽

⁵⁹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76.

⁶⁰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8.

⁶¹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passim.

⁶²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25.

⁶³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lin: G. Reimer, 1912), 94, 221.

⁶⁴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136.

規劃的巧思外，勒寇克也積極地撰寫普及性著作來推廣吐魯番探勘的成果。⁶⁵以他在《費爾哈根與克拉興月刊》發表的文章〈希臘化文化與中國之間的橋樑〉為例，勒寇克指出原始佛教無能力用藝術呈現佛陀的形象，直到犍陀羅藝術興起，人們才在希臘化文化的影響下，藉由阿波羅或酒神的形象來創作佛陀的塑像。⁶⁶更重要的是，藉由吐魯番探勘的發現，勒寇克強調新疆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綠洲城市是連結希臘羅馬文化與古代中國的橋樑。⁶⁷

勒寇克將吐魯番視為希臘與中國的橋樑，這個觀點涉及中國在世界史中所佔的地位。歐洲學者自十七世紀開始認真探討這個問題，他們透過傳教士獲得許多關於中國的知識。當時歐洲學者面對的挑戰是，中國雖然發展出高度文明，但卻未被《聖經》所記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伏爾泰(Voltaire, 本名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等啟蒙運動思想家將中國描繪為理想的國度，藉此突破傳統《聖經》歷史觀點的限制。⁶⁸隨著十九世紀歐洲遠洋貿易與殖民主義的興盛，歐洲人對自己文明的優越也更具自信。他們對中國的觀點不再如啟蒙運動時期一般正面，而是更傾向以近代歐洲為標準，給中國更為負面的評價。在歐洲人的中國形象由正面轉向負面的過程中，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⁶⁹黑格爾認為中國隔絕於其他國家，卻發展出高度文化，且直到近代才與其他民族產生意

⁶⁵ Michael Knüppel and Alois van Tongerloo,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 Der Erwecker Manis*, 17-18.

⁶⁶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411-412.

⁶⁷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412.

⁶⁸ Andreas Pigulla, *China in der deutschen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6), 68, 75, 278-279.

⁶⁹ Wolfgang Franke, "Hegel und die Geschichte Chinas," *Verfassung und Recht in Übersee* 3:3 (1970): 279-283. Here 279.

義不大的聯繫。然而，基於線性的歷史觀點，黑格爾認為中國自古以來處於停滯狀態，只有不斷的重複，而無生動的進展，也就是缺乏真正的歷史，所以黑格爾認為中國應該被排除在世界史之外。⁷⁰

儘管如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仍以很大的篇幅討論中國；相較之下，十九世紀的德國專業歷史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是史學研究的對象。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為例，他指出中國與印度儘管擁有悠久的歷史，但它們的發展都處於停滯的狀態，因此這兩個文明應屬於自然史或民族學的研究對象。⁷¹深受黑格爾影響的史家朵伊森(J. G. Droysen, 1808-1884)更認為，中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看似擁有高度文化，但它們的歷史不過是瑣碎之事的無盡重複，「也就是說，中國對於人類的進步發展毫無貢獻，它自成一個世界，……我們有理由將它排除在普遍的世界史之外」。⁷²朵伊森是希臘化時代歷史研究的開創者，在 1833 年出版《亞歷山大大帝的歷史》(*Die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他將印度視為一個自成一格的地區，長久以來不受世界史發展的脈動所影響，而亞歷山大在印度的措施目的，在於確保希臘文化對該地的影響，好讓這個地區與其他同樣受到希臘影響的亞洲地區結為一體。⁷³簡言之，朵伊森認為亞歷山大讓印度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他在 1846 年在基爾大學(Universität Kiel)開設的古代史課程的導論裡，也強調了亞歷山大對印度的意義：「就

⁷⁰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vol. 2 (Hamburg: Meiner, 1968), 275-276.

⁷¹ Leopold von Ranke, *Vorlesungseinleitungen*, edited by Volker Dotterweich and Walther Peter Fuchs (München: Oldenbourg, 1975), 85, 98, 201.

⁷²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vol. 2 (Stuttgart-Bad Cannstadt: Frommann-Holzboog, 2007), 155.

⁷³ Johann Gustav Droysen,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 (Berlin: Finke, 1833), 358, 400-401.

算他[亞歷山大]只影響了此地的西部，印度仍舊在好一段時間裡進入了普遍世界史的範疇，並對人類整體發展做出貢獻。」⁷⁴

朵伊森將與近代歐洲文化有關的民族納入世界史的範疇，將世界史想像為一個由古代近東、希臘、羅馬以至於近代歐洲的線性發展過程。這樣的觀點下，他看不到古代中國與前述文明的交集，而印度則至少受到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的影響，所以他認為中國完全不能，而印度則可部分地納入普遍世界史。

勒寇克將塔里木盆地視為希臘化文化與中國的橋樑，可說是藉由考古探勘的成果，將黑格爾與朵伊森等人的觀點進一步向東亞延伸，讓古代的中國藉由西域傳來的佛教藝術而獲得世界史的意義。勒寇克對於這座串連東西方橋樑的重視，除了蠶絲的西傳之外，幾乎把關注焦點都放在由西向東的傳輸。以佛教藝術所受的希臘影響及其東傳為例，勒寇克指出：

透過這條路，佛教及其希臘與印度的藝術形式、希臘羅馬、美索不達米亞與伊朗的各式文化財產流向了原本對外隔絕的中國，……中國在漢代仍無值得一提的藝術；儘管中國人在這個區域(西域)擁有霸權，但這裡所有的藝術都是佛教、希臘、印度、伊朗風格的藝術，中國的風格毫無影響。當中國受佛教宣傳而接受印度思想後，在漢代仍相當生硬的中國藝術受到西方技藝的薰陶，情況才有所改變。⁷⁵

勒寇克敘述希臘藝術風格隨著佛教而東傳時，以各地區佛教雕塑的風

⁷⁴ Droysen,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vol. 2, 155. 關於朵伊森與其他德國歷史學者對亞歷山大大帝與希臘化時代的討論，參見：陳致宏，〈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德國史學裡亞歷山大大帝形象的轉變〉，《新史學》，29:3(臺北，2018)，頁 179-248。

⁷⁵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416.

格差異為例，強調亞洲人在接受佛教藝術時，因為他們對希臘文化與藝術風格的無知而產生誤解和扭曲。例如：犍陀羅的佛像受到阿波羅形象的影響，但這裡的人不了解阿波羅雕像頭上的髮髻，它在佛陀的頭上變形為「不好看的腫塊，導致後來佛陀頭像的醜化」。⁷⁶而到了更東邊、更接近中國本部的吐魯番地區，希臘式的塑像便與帶有中國風格的壁畫同時存在，勒寇克指出這是因為當地的塑像使用石膏模子製作，所以才能維持原本的希臘風格，而不像繪畫容易隨創作者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改變風格。⁷⁷勒寇克強調，在佛教藝術向東傳布的路上，原本希臘的美學典範遭到愈來愈強的東亞元素所改變。例如：在較為西邊的庫車，人像雕塑仍屬於犍陀羅風格，帶著希臘式的容貌和印度式的珠寶，到了東邊的吐魯番，人像的風格就隨著時代的推移，而帶有愈來愈強烈的東亞風格。⁷⁸

除了佛陀的形象之外，勒寇克甚至認為中國龍的形象也是源自古代希臘。他以在克孜爾和柏孜克里克等佛教洞窟壁畫裡的龍為依據，強調這些龍的各種身體特徵——包括腳爪的形式、蜥蜴般的軀體、頭上長角的造型等——都可在犍陀羅的佛教浮雕圖案上找到影響的來源，而後者則源自於希臘神話裡各種海怪的造型。⁷⁹

就希臘文化對古代西域地區的影響而言，勒寇克提出的證據主要以宗教藝術為主，至於此地居民的服飾、武器和防具的風格，他則強調伊朗民族的影響，與希臘文化對此地的影響相同的是，這都是由西向東的影響：

⁷⁶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419-420.

⁷⁷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420.

⁷⁸ Le Coq,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420.

⁷⁹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23-24.

就我的感覺而言(其證據將隨著時間而被發現)，波斯是亞洲的武器製造大師。……波斯也影響了西亞和中亞的文化民族和被伊斯蘭征服之後的印度，連中國人也在很多方面受到影響。但是這個奇特的民族總是把接收到的東西轉變成自己的獨特樣式，以至於……如果沒做深入研究的話，會以為這些東西是中國的文化財產。⁸⁰

儘管如此，勒寇克也發現某些物件和風格的傳播方式是更複雜也更難釐清的，特別是中亞壁畫上某些人物的武器和服飾風格，與中世紀或近代歐洲人極為相似。以頭盔為例，勒寇克注意到佛教壁畫裡某些人物戴著一種特殊造型的頭盔，他認為這是「誤解」犍陀羅藝術的結果，但同時也注意到類似的頭盔也在歐洲出現過，包括在西元 9 世紀《聖經》手抄本插圖裡，加洛林王朝國王洛塔爾一世(Lothar I., 795-855)身旁兩位衛兵所戴的頭盔，以及西元 16 世紀初西班牙出現的一種名為 morion 的頭盔。⁸¹另一個例子，是在高昌故城發現的怪物造型旗幟，他覺得這些旗幟也類似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諾曼人的旗幟。⁸²勒寇克強調，在(西)羅馬帝國陷入衰亡之後，文化流動的方向以由東至西為主，不論是匈奴人，還是更晚崛起的阿拉伯人，這些民族都將東方的文化財產帶到歐洲，而當歐洲人的朝聖者和十字軍湧入東方，也就是進行由西向東的反向民族遷移時，勒寇克依舊認為：「儘管這波新的民族大遷徙在塞普勒斯和近東地區產生出輝煌的歐式宮殿和政權，但看起來確是更多東方的文物傳入西方，而不是相反的方向。」⁸³

由此可見，勒寇克透過吐魯番探勘看到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相互影

⁸⁰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12.

⁸¹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14.

⁸²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18.

⁸³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6.

響。根據他的觀點，在上古史的階段，文化傳布的方向以由西向東為主，在中世紀則以由東向西為主。前者明顯地展現在希臘化時代對亞洲佛教藝術的影響，而後者的傳播路徑則有待釐清。儘管如此，他最期盼的，仍是找出更多希臘文化在中亞留下的蹤跡。勒寇克與同樣在中亞從事探勘的斯坦因有過多次書信往來，從兩人所留下的書信中可看出，勒寇克直到晚年仍關心西方人在新疆考古的最新進展。在 1928 年所寄的最後一封信裡，他期盼斯坦因能找出希臘文化在佛教傳入之前，就已對新疆地區產生影響的證據，但斯坦因對於追尋希臘蹤跡的企圖並不那麼熱切，對這個話題只冷淡地給予否定的答覆。⁸⁴

即便找不到中國與希臘之間更早的連結，勒寇克藉由佛教藝術的傳布，破除了十九世紀德國人對中國的主流觀點，也就是將中國視為孤立發展，並藉此將其排除在世界史之外的作法。在《東突厥斯坦的土地與人民》的最後一章裡，勒寇克在開頭便強調中國並非土生土長且與世隔絕的特殊國度：

長時間以來，人們認為中國擁有特殊地位。他們宣稱此地興起了一個本土的文化，絲毫不受任何西方或外來的影響。東邊有黃海、南邊有高聳山脈、北邊和西邊是萬里長城：這是一個擁有龐大面積、非常富裕，且完全封閉的大陸。中國人在這裡用自己的力量發展出一套獨屬於中國的文化與藝術，完全沒有接受外來的影響。我們早就已經拋棄這種觀點，吐魯番探勘的成果證明了，中國藉由佛教大幅地接收了外來的元素。⁸⁵

在此書的結尾，勒寇克更引用德國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⁸⁴ Katrin Kost, "'Yours Ever so Sincerely': Albert von Le Coq Seen through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Aurel Stein," in 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 ed. Helen Wang, 1-9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Here 6.

⁸⁵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153.

1749-1832)的話，來反駁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觀點：

如果吉卜林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絕不會相遇！」
我就要對這種觀點提出抗議。除掉那些偶爾會阻礙相互理解的
風俗習慣之外，所有人類……不管擁有何種膚色，都是一樣的。
這特別適用於舊世界的偉大文化民族。我傾向引用歌德：「只
要對自己和他人有所認識，就也會體認到這點：東方與西方是
再也分不開的」⁸⁶

勒寇克藉由強調與希臘文化的連結，來推廣吐魯番探勘的成果，他的
努力確實獲得德國學術界的迴響。德國東方學學者古斯塔夫斯(Arnold
Gustavs, 1875-1956)為《在東突厥斯坦追尋希臘的蹤跡》撰寫書評，他強
調當前的古代史研究深受考古發掘所影響，而德國吐魯番探勘的重要
性，堪與施里曼對特洛伊的挖掘和萊雅德(Austen Henry Layard, 1817-1894)
對尼尼微的發掘相比。⁸⁷古斯塔夫斯在另一則以《東突厥斯坦的土地
與人民》為對象的書評裡更強調，吐魯番探勘證實了中國深受外來文
化的影響，他更進一步反問：「到底哪裡能找到可稱得上是完全原創
的文化呢？我們愈是學著去拆解一個文化裡的個別元素，就更能藉由
我們的歷史知識看出，世上只存在混血的文化。」⁸⁸

⁸⁶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175-176. 勒寇克在此引用的兩段文字分別是吉卜林在 1889 年發表的〈東方與西方敘事詩〉(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以及歌德遺稿中對自己在 1819 所出版《西東詩集》(*West-östlicher Divan*)的說明。〈東方與西方敘事詩〉的主題，是一位英國軍官和一位阿富汗偷馬賊之間的友誼，詩裡提到的東、西方隔閡指的僅是地理上的隔絕，但常被誤引(包含勒寇克)來強調東方人與西方人的絕對差異。參見：Charles 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Macmillan, 1955), 136.

⁸⁷ Arnold Gustavs, Review of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by Albert von Le Coq, *Theologisches Literaturblatt* 48:22 (Okt 1927): 353-355. Here 354.

⁸⁸ Arnold Gustavs, Review of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除了東方學的學者之外，以希臘羅馬為主的古代史學者也未忽略吐魯番探勘的成就。例如：維爾肯(Ulrich Wilcken, 1862-1944)在 1931 年出版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sse*)裡，就提到勒寇克的貢獻：

我們現在可以在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讚嘆普魯士吐魯番探勘活動的絕妙發現，這讓我們驚訝地得知，這個希臘式的佛教藝術傳布到了東突厥斯坦，在四至八世紀間留下無數生動的紀念物。然而希臘化時代藝術的影響不僅止於此，這種藝術更從東突厥斯坦出發，對中國及日本的繪畫與雕塑產生強烈影響。⁸⁹

對於吐魯番探勘成果給予更為正面評價的另一位古代史學者是威廉·韋伯(Wilhelm Weber, 1882-1948)，他在 1925 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希臘在東方的勝利〉，讚揚格林威德爾與勒寇克在吐魯番探勘的成就：

在此，希臘與希臘化時代生活特色的存續突然揭示出來，這是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征服亞洲這個豐功偉業的餘音迴響。希臘在西方發揮影響的線索常被人追溯，但它在東方也持續發展，並未完全消逝。⁹⁰

韋伯進一步強調，古代史中的歐洲與亞洲不斷地鬥爭，在這些鬥爭之中，就算歐洲的軍事和政治力屈居下風，希臘的精神和意志也未完全消失。⁹¹他強調「希臘人所創造的佛像，是希臘文化持續影響亞洲的永恆象徵」。⁹²他更提醒讀者，歐洲與亞洲的鬥爭目前仍在持續，問題在於：「作為希臘精神的繼承者，歐洲能夠獲勝嗎？現在歐洲能成

Abenteuer der vierten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by Albert von Le Coq, *Theologisches Literaturblatt* 50:3 (February 1, 1929): 35-36. Here 36.

⁸⁹ Ulrich Wilcken, *Alexander der Grosse*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31), 303.

⁹⁰ Wilhelm Weber, "Der Siegeszug des Griechentums im Orient," *Die Antike* 1 (1925): 101-145. Here 102.

⁹¹ Weber, "Der Siegeszug des Griechentums im Orient," 103.

⁹² Weber, "Der Siegeszug des Griechentums im Orient," 145.

功地宰制東方世界，並消滅他們的精神嗎？還是歐洲將會屈服於新的東方化過程呢？」⁹³從韋伯對於吐魯番探勘成果的詮釋，儘管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綠洲被視為連結歐洲和遠東地區的文化橋樑，但在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這座文化橋樑主要被視為一條西方征服東方的單行道。

四、吐火羅與印歐語族的起源

除了在新疆追尋希臘的蹤跡之外，吐魯番探勘的發現，還在另一個方面觸及歐洲人的族群認同。在《在東突厥斯坦追尋希臘的蹤跡》的〈導論〉中，勒寇克指出，「東突厥斯坦」在西元五世紀之前並不是一個貼切的地名，因為那時生活在這個區域的並非突厥人，而是數個印歐語系的民族。住在塔里木盆地西邊和往南直到和田(Chotan，舊稱和闐)一帶的是伊朗語系的塞種人(Saken)，在盆地南緣直到羅布泊的是印度人，或許因為他們與藏人混血的緣故，所以面貌帶有東亞人的特徵，而統治盆地北邊從庫車到吐魯番一帶的區域的是吐火羅人(Tocharer)。⁹⁴勒寇克強調吐火羅人是一個特殊的民族：

吐火羅人是一支印歐語族，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使用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裡的歐洲分支。這語言的一百是 kand，就像拉丁文的 centum。我們不清楚這支民族如何來到中亞，……根據我們的看法，前面所提到的吐火羅人是殘存在突厥斯坦的月氏族人。

95

吐火羅語的發現和破譯，可說是吐魯番探勘的重大學術成就。普魯士王家學院的語言學者席格(Emil Sieg, 1866-1951)與席格靈(Wilhelm Siegling, 1880-

⁹³ Weber, "Der Siegeszug des Griechentums im Orient," 145.

⁹⁴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4.

⁹⁵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4-5.

1946)在 1908 年發表〈吐火羅語，印度斯基泰人的語言：對一種至今未知印歐語系書面語言的暫時性評論〉，成功地破譯了格林威德爾和勒寇克帶回的一種未知語言手稿上的文字。兩人確認這是一種印歐語系的語言，而且在分類上更為接近歐洲的印歐語系語言。⁹⁶

依據語音的演變特色，所有印歐語系的語言被分為 *kentum* 與 *satem* 兩大類，前一類語言的名稱來自於拉丁文的「一百」(*centum*)，希臘語系、義大利語系、日爾曼語系與凱爾特語系的語言皆屬於這個語群；後一類語言的名稱則來自阿維斯陀語(*Awestisch*)的「一百」(*satem*)，屬於這類的包括印度雅利安語系、伊朗語系(包括阿維斯陀語、波斯語、巴克特里亞語、塞種語等)、亞美尼亞語系、波羅的海語系、斯拉夫語系與阿爾巴尼亞語系的語言。⁹⁷在地理分佈上，*kentum* 類的語言多半分布在西歐與中歐，而 *satem* 類的語言則大多分佈在東歐至亞洲。吐火羅語被破譯後，學者斷定它屬於屬於 *kentum* 類語言，因為這種語言主要分布在西歐與中歐，這個發現在學術界造成很大的震撼。⁹⁸

對勒寇克而言，吐火羅人除了語言之外，在外貌和形象上也與歐洲人相似。當他在庫車附近勘查一座廟宇遺址時，看到壁畫上的吐火羅貴族施主畫像，便立刻從畫像上的服飾、髮型和武器聯想到歐洲中

⁹⁶ Emil Sieg and Wilhelm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g. 1908 (1908):915-932. Here 926-927.

⁹⁷ Johann Tischler, "Hundert Jahre kentum-satem Theorie,"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95 (December 1990): 63-98. Here 66.

⁹⁸ 目前學界已不再以 *centum* / *satem* 的區別作為印歐語系語言的分類依據，參見 Mate Kapović, ed.,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7), 27.

世紀的騎士。⁹⁹勒寇克更認為，儘管吐火羅人早已消失在歷史舞台，但他們的血統仍存留在部分的新疆居民之中。他指出：

每個曾去突厥斯坦旅遊過的人，都會驚訝於經常見到看似歐洲人的民族類型。我認為可以區分出三種主要民族類型，我稱其中一種為歐洲式的、另一種為波斯式，第三種為東亞式的類型。最後一種常見於東部，愈往西走，前兩種類型的數量就愈多，大多數都是混血。¹⁰⁰

勒寇克認為外貌類似歐洲人的新疆居民擁有吐火羅人的血統，他在探勘期間曾拜訪魯克沁王(Wang von Luktschun)，描述此人是一個「美麗的突厥種少年」，也看過這位王族直系祖先額敏和卓汗(Amin Chodscha Chan, 1694-1777)畫像。勒寇克注意到畫像上的藍眼珠和長鼻子，便感嘆：「在吐火羅人消失千年之後，該種族的特徵仍活在這個男人身上！」¹⁰¹從勒寇克的反應可以看出，在重新發現了古代的吐火羅人之後，歐洲人對遠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居民感到更為親近。

對當時德國的古代史和民族學學者而言，吐火羅人的重新發現和吐火羅語的破譯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許多人不得不因應這個發現而修改原本對於印歐語族的起源和遷徙過程的假設。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古代史權威艾德華·邁爾(Eduard Meyer, 1855-1930)在第一版的《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裡討論印歐民族的起源地，他認為最有可能的地點在介於俄羅斯南部、黑海以北、

⁹⁹ Ernst Waldschmidt, *Gandhara, Kutscha, Turfa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repr. of the 1925 ed. (Leipzig: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6), 34-35.

¹⁰⁰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88.

¹⁰¹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51.

裏海與鹹海之間的草原地帶。¹⁰²此書第二版出版時，吐火羅語已被破譯，於是邁爾在第二版的《古代史》中認為印歐民族的故鄉在更東邊的區域：

吐火羅語不如人們預期地屬於(印度)雅利安語系，而是在語音和字彙上屬於歐洲的語言，而且是屬於印歐語系的西方語群，也就是 Kentum 類語言。這推翻了至今所有對印歐語族擴散過程的說法。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說法：某個中亞族群從北海或波羅的海一帶的區域遷往中亞，並經由天山或準噶爾進入東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但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並不高。更早之前的假說，也就是印歐語族來自亞洲的說法，反而透過新的發現而變得更有份量。是的，現在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可能性：不管是 Kentum 還是 Satem 類的語言，印歐語族的故鄉位在比我們之前所認為的更東邊的地方。¹⁰³

更進一步，邁爾甚至認為不只是印歐語族，世界史中幾乎所有大型的民族遷徙方向都不是由西向東，而是以中亞作為起點的向西移動。¹⁰⁴

除了古代史著作之外，當時德國出版的世界史書籍也會提到吐魯番探勘的成就。在二十世紀初，德國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普及性世界史套書。如本文前言所述，在德意志帝國的威廉時代(Wilhelminische Ära, 1890-1918)，德國政府改變以往俾斯麥時期對外採取的保守謹慎態度，而是積極推動「世界政策」，希望德國藉由殖民地的擴張而成為國際認可的世界強權。1898 年，德國取得膠州灣租借地，藉此將殖民的觸手伸入中國，晉升為東亞地區的殖民強權，同時美國也在 1897 與 1898 年分別取得夏威夷和菲律賓，而 1905 年日本則在日俄戰爭裡戰勝俄

¹⁰² Eduard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2, 1st ed. (Stuttgart: J. G. Cotta, 1893), 40-41.

¹⁰³ Eduard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12, 2nd ed. (Stuttgart: J. G. Cotta, 1909), 800-801.

¹⁰⁴ Eduard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2,1, 2nd. ed. (Stuttgart: J. G. Cotta, 1928), 36.

羅斯。隨著這些國際事件的發生，德國人感到世界各地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基於對世界一體的強烈感受，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民眾愈來愈渴求獲得關於世界各地的知識，以了解德國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未來的走向。¹⁰⁵因為這樣的需求，德國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出現了大約 20 種通俗性的世界史套書，而其中最具有新意的兩套，分別由萊比錫圖書資訊研究所(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Leipzig)與柏林烏爾斯坦出版社(Ullstein-Verlag, Berlin)所出版。¹⁰⁶

圖書資訊研究所出版的《黑爾默特世界史》(*Helmolt's Weltgeschichte*)，由史家兼記者黑爾默特(Hans Ferdinand Helmolt, 1865-1929)主編，此外還有 36 名以大學教授為主的專家參與寫作，整套書共有 9 卷，在 1899 至 1907 年間出版。古代新疆的歷史收錄於 1902 年出版的第二卷《東亞與大洋洲、印度洋》的第二章〈亞洲高原與西伯利亞〉(*Hochasien und Sibirien*)之中。此章的作者是民族學學者舒爾茨(Heinrich Schurtz, 1863-1903)，他在這一章裡並未提到德國吐魯番探勘的成果，因為第一次吐魯番探勘尚未開始。圖書資訊研究所在 1913 至 1922 年間出版了由提勒(Armin Tille, 1870-1941)新編的《黑爾默特世界史》第二版，在這個版本中，〈亞洲高原與西伯利亞〉出現在第一卷裡的第三章，其內容以舒爾茨的文字為基礎，經史家兼地理學者漢奇(Viktor Hantzsch, 1868-1910)審閱後，再由曾任教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德國內科醫師貝爾茲(Erwin von Bälz, 1849-1913)增補內容。第二版以數頁的篇幅介紹歐洲人在塔里木盆地探勘的

¹⁰⁵ Hartmut Bergenthum, "Weltgeschichte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Innovative Ansätze in der populären Geschichtsschreibung," *Comparativ* 12:3 (2002): 16-56. Here 16-17.

¹⁰⁶ Bergenthum, "Weltgeschichte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Innovative Ansätze in der populären Geschichtsschreibung," 17-19.

成果，並盛讚德國人對此的貢獻，¹⁰⁷相關的附圖包含了德國吐魯番探勘所發現的手稿、壁畫，以及格林威德爾與勒寇克的人像照。新版的編修者強調吐魯番探勘所發現的壁畫展現高度藝術價值，更呈現了西元一世紀東突厥斯坦的民族混合現象：

我們看到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僧侶和來自波斯的摩尼教祭司，深膚色的印度人和典型的中國人，以及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許多擁有藍眼或綠眼、金色捲髮的印歐類型的人。……特別重要的是席格與席格靈證實了，承載犍陀羅文化的印度斯基泰人使用一種印歐語系的語言。¹⁰⁸

新版《黑爾默特世界史》指出印度斯基泰人就是月氏人，強調人們原本認為他們是一支蒙古或突厥民族，但較新的研究證實他們屬於印歐語族，他們的語言是吐火羅語。新版編修者更認為他們屬於斯基泰人的一支，斯基泰人在西元前一世紀居住在歐亞草原一帶，「無論如何，金髮的印歐語族曾有一段時間分佈在從中亞和北亞至中國邊境一帶的區域，或者是更遠的地方」。¹⁰⁹編修者提到，深受希臘文化和佛教所影響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崩解，而印度斯基泰人則取而代之，成為此地的新主人，更強調：「印度斯基泰人或月氏人是一支具有文化能力的民族，他們迅速且徹底地吸收了新居住地的文明，並成為巴克特里亞·印度·佛教文化的繼承者」。¹¹⁰由此可見，新版的

¹⁰⁷ Armin Tille ed., *Weltgeschichte, Begründet von Hans F. Helmolt*, vol. 1, repr. of the 2nd ed.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20), 279-286.

¹⁰⁸ Tille ed., *Weltgeschichte, Begründet von Hans F. Helmolt*, vol. 1, repr. of the 2nd ed., 281.

¹⁰⁹ Tille ed., *Weltgeschichte, Begründet von Hans F. Helmolt*, vol. 1, repr. of the 2nd ed., 284-285.

¹¹⁰ Tille ed., *Weltgeschichte, Begründet von Hans F. Helmolt*, vol. 1, repr. of the 2nd ed., 285.

學界至今對於月氏人、吐火羅人、貴霜以及印度斯基泰人之間的關係，仍未有定論。本文所討論的學者(如格林威德爾、席格與席格靈等)認為印度斯基泰人就是月氏人，但目前學界大多將印度斯基泰人視為塞種人，而非月氏人

編修者對於這支面貌和語言都接近歐洲人的古代民族，給予很高的評價。

烏爾斯坦出版社《世界史：人類國家、社會、文化與精神生活的發展》(*Weltgeschichte: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Kultur und Geistesleben*)在 1910 年出版，全套共有六卷，主編是史家兼檔案館員普弗魯格·哈通(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1848-1919)，共有 28 位作者參與這套書的寫作。這套書的第三卷《東方的歷史》(*Geschichte des Orients*)提到吐魯番探勘的發現，其第三章〈印歐語族在亞洲建立的國家與中亞諸民族〉(*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in Asien und die Völker Zentralasiens*)，作者是中學教師史提貝(Rudolf Stübe, 1870-1830)。他提到新破譯的吐火羅語與是印度斯基泰人的語言，強調這是一種印歐語系的語言，而且與其歐洲分支的語言，如希臘語、拉丁語和日爾曼語有顯著的相似之處。¹¹¹史提貝指，出月氏人就是印度斯基泰人，¹¹²但在另一處卻稱月氏人為一支「突厥系游牧民族」。¹¹³因此，究竟月氏人/印度斯基泰人/吐火羅

或吐火羅人。此外，當代學者大多認為巴克特里亞曾遭受兩次游牧民族的征服，第一次是塞種人的征服(約 140 B.C.E.)，第二次則發生在大約十年後，月氏人(吐火羅)趕走塞種人並征服此地。月氏人征服巴克特里亞之後，建立貴霜帝國。參見 Craig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Turnhout: Brepols, 2007), 213-214. 此外，Rachel Mairs 強調「月氏」與「匈奴」都是游牧民族所結成的政治軍事聯盟，這些聯盟時常出現結盟與分裂的現象，內部成員的組成較為複雜，無法用定居農業民族的觀點加以掌握，因此我們無法單純地在「月氏」與「吐火羅」之間，或「塞種」與「斯基泰」之間劃上等號：Rachel Mairs,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155.

¹¹¹ 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ed., *Weltgeschichte.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Kultur und Geistesleben*, vol. 3 (Berlin: Ullstein, 1910), 324.

¹¹² Pflugk-Harttung ed., *Weltgeschichte*, vol. 3, 373.

¹¹³ Pflugk-Harttung ed., *Weltgeschichte*, vol. 3, 416.

人的語言屬於突厥語系還是印歐語系，史提貝的說法並不一致。此外，他雖然強調中亞考古發現的重要性，卻只提到斯文·赫定在新疆的發現，而未提到德國在這裡的考古成果。同卷的第四章則簡短地提到格林威德爾和勒寇克的貢獻，這一章的主題是中國歷史，作者是萊比錫的漢學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除了提到這兩人的名字外，孔好古並未對吐魯番探勘有更多的討論。¹¹⁴

儘管這兩套世界史著作都有提到德國吐魯番探勘的貢獻，但和古代史學者邁爾不同，吐火羅語的破譯並未影響到這兩部世界史對印歐語族起源的討論。但對於堅持德意志血統優越的種族主義者而言，為何在中亞內陸出現在語言和外貌上與歐洲人如此接近的民族，是一個必須認真處理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邁爾認為印歐語族起源於中亞的說法是難以接受的。人類學學者維爾特(Albrecht Wirth, 1866-1936)在1914年出版的《種族與民族》(*Rasse und Volk*)就主張：「艾德華·邁爾的整套吐火羅學說可以被徹底揚棄。」¹¹⁵至於屬於 *Kentum* 類語言的吐火羅人為何會出現在遙遠的吐魯番綠洲，維爾特認為這就像中世紀的維京人或諾曼人曾出現在伊朗或俄羅斯的烏拉爾山區一樣，不能將一個民族曾經活動的地區視為這個民族的原鄉。此外，維爾特更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斷定吐火羅語帶有非常明顯的高加索語言元素，也就是強調吐火羅語並非純粹的印歐語系語言。¹¹⁶

對於印歐語族亞洲起源說批評最力的，是有「種族學教宗」(Rassenpapst) 之稱的鈞特(Hans F. K. Günther, 1891-1968)。他在1934年發表專書《亞洲印歐語族之間的北方種族：兼論印歐語族的原鄉與種族起源》(*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Zugleich ein Beitrag*

¹¹⁴ Pflugk-Hartung, ed., *Weltgeschichte*, vol. 3, 478.

¹¹⁵ Albrecht Wirth, *Rasse und Volk* (Halle a. S.: Niemeyer, 1914), 145.

¹¹⁶ Wirth, *Rasse und Volk*, 145.

zur Frage nach der Urheimat und Rassenherkunft der Indogermanen)，研究印度人、波斯人、塞種人與吐火羅人等幾個亞洲印歐語族的起源問題。均特相信，對波斯和印度等亞洲印歐語族的研究，與日耳曼・德意志民族的深層靈魂密切相關。¹¹⁷

鈞特提到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金髮白皮膚居民，他認為用「雅利安特色」來形容這些人的種族特徵是不精確的作法，「北方種族」才是合適的形容詞。¹¹⁸鈞特強調，根據他自己的研究，在亞洲屬於印歐語族的各個民族都展現出強烈的北方種族特色，也主張印歐語系的起源與北方種族的起源是連在一起的。¹¹⁹根據他的觀點，兩者的起源都在歐洲中部(也就是現在德國所在的區域)，而非其他學者主張的亞洲起源或東南歐起源。鈞特更認為亞洲的金髮人種並不源自亞洲，因為具有這種特徵的人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出現在歐洲，這些人之後演化為歐洲新石器時代的人種。¹²⁰也就是說，鈞特認為具有北方種族的人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已在歐洲出現，且其後代一直延續存在於歐洲，藉以強調歐洲才是北方種族的原鄉，而非亞洲。

鈞特的這部著作以亞洲民族為研究對象，但他真正關懷的是歐洲人種的起源。他在此書的結語中強調，北方種族保存了最多的印歐語族精神，而在當代，最具北方種族特徵的是德國人與其他同屬日耳曼語系的兄弟民族。他甚至認為：

¹¹⁷ Hans F. K. Günther, *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München: J. F. Lehmann, 1934), 8.

¹¹⁸ Günther, *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217-218.

¹¹⁹ Günther, *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227.

¹²⁰ Günther, *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234.

根據此種信念，以下的爭議就可以平息了：我們的教育究竟是
需要更多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化，還是需要更多的「日耳
曼古代文化」？¹²¹

由這樣的提問可明顯看出，鈞特確實認為日耳曼文化重於希臘羅馬文化。回顧十九世紀德意志知識分子對古代希臘的特殊親近情感，以至於勒寇克「在東突厥斯坦追尋希臘蹤跡」的浪漫想像，這些企圖尋找古代文化關聯的努力，與鈞特的種族主義觀點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吐火羅人的發現，衝擊了歐洲人對印歐語族的起源觀點，邁爾對此保持開放的態度，並調整了自己對印歐民族起源的立場。但種族主義者則難以接受這樣的挑戰，維爾特試圖用中世紀維京人的移動和語言上的證據，駁斥邁爾的觀點；鈞特則企圖用更古老的石器時代史前考古證據，來確立印歐語族的歐洲起源，同時也強調了日耳曼民族的純粹與優越。

除此之外，也有種族學學者對印歐語族起源問題不受吐火羅語的影響。以繆爾曼(Wilhelm Mühlmann, 1904-1988)為例，他在 1936 年出版的《種族學與民族學》(*Rassen- und Völkerkunde*)裡強調，歐洲人在新疆的考古證實了西方文化對這裡產生極大的影響。¹²²他引述勒寇克的觀點，認為從印度到爪哇和中亞，以至於中、日、韓的佛教藝術，都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但繆爾曼更強調：

如果僅以希臘殖民者作為種族基底的話，這股藝術文化擴張的能量是難以理解的。事實上，承載這個混合文化的是印歐部族、吐火羅人、塞種人、在中國《漢書》裡被稱為月氏的東突厥斯坦部族，以及印度斯基泰人，他們讓自己的文化適應了這個與

¹²¹ Günther, *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241.

¹²² Wilhelm Mühlmann, *Rassen- und Völkerkunde. Lebensprobleme der Rassen, Gesellschaften und Völker* (Braunschweig: Friedr. Vieweg & Sohn, 1936), 436.

希臘化文化有近親關係的文化遺產。除了帶有北方種族和近東民族特色的吐火羅僧侶之外，我們在東突厥斯坦修院的壁畫上也可見到東亞、也就是蒙古利亞類型的僧侶。¹²³

除了壁畫上的人像之外，繆爾曼認為其他類型的藝術品並不適合用於人種類型的研究：

因為藝術家在風格上，顯然地受到希臘化的強制影響。從八世紀至十一世紀吐魯番的雕塑藝術發展可清楚看出，希臘的典範持續地喪失內涵，也愈來愈不真切，因為製作者不再是北方種族。……可以顯示種族變遷對風格變遷的影響。¹²⁴

由此可見，繆爾曼並不關切這些古代民族的相互關係(吐火羅人、塞種人、月氏人等)，甚至未在書中提到吐火羅語的特色。他強調的是這些民族帶有「北方種族」的特徵，因此才能理解和傳布「真正」的希臘藝術，一旦這些民族被東亞人種所取代之後，基於後者「被種族所決定的東亞藝術觀」，¹²⁵希臘的藝術典範便逐漸喪失內涵。繆爾曼藉由吐魯番文物所強調的，是種族在歷史中所發揮的影響比文化更為強大。

五、結語

德國的吐魯番探勘激起新的學術發現，不只是古代文化連結和交流的情感和想像，也激發了種族主義者隔絕這些連結的企圖。此後，德國藉由吐魯番探勘帶到柏林的文物經歷了巨大的轉變。位於柏林市中心的民族學博物館，在 1928 年特別為吐魯番文物規劃一個專屬的

¹²³ Mühlmann, *Rassen- und Völkerkunde*, 426-427.

¹²⁴ Mühlmann, *Rassen- und Völkerkunde*, 437.

¹²⁵ Mühlmann, *Rassen- und Völkerkunde*, 347.

展示區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學博物館遭盟軍轟炸，館內許多吐魯番文物因此毀壞。館內倖存的文物，在戰後被移至西柏林市郊達勒姆區(Berlin-Dahlem)的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與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sches Museum)存放和展示。2002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決議，重建毀於二次大戰的柏林皇宮，並命名為「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皇宮完成重建之後，原本在市郊達勒姆區亞洲藝術博物館與民族學博物館的文物，被遷移至重建後的皇宮內展示，於是吐魯番文物也因此再次回到了柏林的市中心。

柏林皇宮有一座有十字架的圓形拱頂，拱頂內部原本是一座霍亨索倫家族(Haus Hohenzollern, 1192-1918)的新教禮拜堂。¹²⁶在重建後的皇宮裡，拱頂內的空間則將展示吐魯番探勘隊從克孜爾千佛洞取走的「飛鴿銜環窟」(Höhle der ringtragenden Tauben)壁畫。2017年，當十字架將被安裝在此拱頂之上時，德國出現反對的聲音，因為重建後的柏林皇宮作為展示世界各地文物的空間，用意在於將其作為世界各地文化平起平坐相互交流的場所，不適合放置如此象徵西方文化的符號。¹²⁷負責規劃皇宮重建的幾位主導者為了尊重宮殿原貌，仍復原拱頂上的十字架，但也在附近安裝其他的裝置藝術，以凸顯這十字架不具任何宗教意味。

¹²⁶ 霍亨索倫家族自 1415 年起統治布蘭登堡(Brandenburg)，而柏林皇宮則建於 1443 至 1451 年間。此後這座皇宮經歷數次的改建與增建，而皇宮的圓形拱頂和其中的禮拜堂建於 1845-1853 年間。關於這座拱頂興建的歷史背景可參考 Alfred Hagemann, "Symbolpolitik. Die Kuppel Friedrich Wilhelms IV. für das Berliner Schloss." *Humboldt Forum*, May 25, 2020. <https://www.humboldtforum.org/de/magazin/artikel/symbolpolitik/>, accessed September 24, 2023.

¹²⁷ Thomas Loy, "Humboldt-Forum in Berlin-Mitte: Nun gerät auch das geplante Kuppel-Kreuz in die Kritik." *Der Tagesspiegel Online*, May 18, 2017. <https://www.tagesspiegel.de/berlin/nun-gerat-auch-das-geplante-kuppel-kreuz-in-die-kritik-4520959.html>, accessed March 11, 2023.

¹²⁸拱頂內的佛教洞窟象徵文化交流的橋樑，符合柏林皇宮以「洪堡論壇」之名重建的寓意；而拱頂上的十字架，則因歐洲中心論的聯想而引發爭議。當這些文物在二十世紀初剛被運到柏林的時候，勒寇克對吐魯番探勘的宣傳方式，也同樣地提供人們這兩種極為不同的聯想方向：藉由吐魯番探勘的發現，他一方面強調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另一方面，卻堅信希臘文化的優越。這樣的觀點顯然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論色彩，這一點是我們在閱讀當年探勘者作品時所應注意的。但就當年的時代背景而言，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並非德國人所獨有，而是大多數西方人所共有的文化價值觀。因此，本文的目的不僅在於揭示德國探勘者的歐洲中心論，更試圖分析他們宣傳探勘成果時所展現的德國特色，及其對當時德國知識界所造成的衝擊與反應。

經過漫長的規劃和工程，柏林皇宮現已完成重建，其「洪堡論壇」的所有展間在 2022 年 9 月 17 日完全開放。¹²⁹人們得以親眼見到重建的克孜爾佛教洞窟，也可欣賞許多吐魯番探勘所發現的文物。回顧德國吐魯番探勘在上個世紀初對德國人認同所引發的衝擊，這批再次回到柏林市中心的文物，或許也將在這個世紀引發更多新的討論與對話。

(本文於 2023 年 3 月 14 日收稿；2023 年 7 月 27 日通過刊登)

¹²⁸ Horst Bredekamp, Neil MacGregor, and Hermann Parzinger, “Im Zweifel für das Kreuz,” *Humboldt Forum*, May 19, 2017. <https://www.humboldtforum.org/de/magazin/artikel/im-zweifel-fuer-das-kreuz/?dossier=1>, accessed March 11, 2023.

¹²⁹ “Pressemitteilung: Humboldt Forum vollständig eröffnet.” *Stiftung Humboldt Forum,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humboldtforum.org/de/presse/mitteilungen/humboldt-forum-vollstaendig-eroeffnet/>, accessed March 11, 2023.

*本文初稿發表於「第 17 屆文化交流史：「觀念的旅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市：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21 年 11 月 3 日)。筆者由衷感謝當日評論人杜子信教授及其他與會者所提供的建議。筆者亦感謝姚紹基教授在改寫初稿過程所提供的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史相關書目，以及《新史學》編委會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修訂意見。

徵引書目

一、中文著作

- 張廣達，〈貴霜〉，收入張廣達，《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42-43。
- 張廣達、榮新江合撰，〈吐魯番綠洲及其探險簡史〉，收入張廣達，《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92-113。
- 陳致宏，〈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德國史學裡亞歷山大大帝形象的轉變〉，《新史學》，29:3 (臺北，2018)，頁 179-248。
-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二、西文書目

- Anonymous. Review of *Buddhistische Studien*, by Albert Grünwedel.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8:2 (April 1898): 440-441.
- Turfan Studies*. Berlin: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 der Wiss., 2007.
- Beigel, Thorsten, and Sabine Mangold, eds. *Wilhelm II: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um 1900*.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7.
- Benjamin, Craig.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Silk Road Studies 14. Turnhout: Brepols, 2007.
- Bergenthum, Hartmut. "Weltgeschichte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Innovative Ansätze in der populären Geschichtsschreibung." *Comparativ* 12:3 (2002): 16-56.
- Berlin 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d. *Turfan Studies*. Berlin: Druckerei zu Altenburg, 2007.
- Bower, Hamilton. "A Trip to Turkist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5:3 (March 1895): 240-257.
- Burckhardt, Jacob. "Die Griechen und ihre Künstler." In *Vorträge 1870-1892*, edited by Maurizio Ghelardi and Susanne Müller, 397-405. Jacob Burckhardt Werke.

-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 13. München: Beck, 2003.
- Carrington, Charles.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Macmillan, 1955.
- Conrad, Sebastian.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Curtius, Ernst. "Die griechische Kunst in Indien." *Archäologische Zeitung* 33 (1876): 90-95.
- Dreyer, Caren. "Die Expeditionen der Russen auf der Seidenstraße." In *Das große Spiel: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zur Zeit des Kolonialismus (1860-1940)*, edited by Charlotte Trümpler, 179-187. Köln: DuMont, 2008.
- Dreyer, Caren.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Ein Leben für die Wissenschaft." In *Auf Grünwedels Spuren: Restaurierung und Forschung an zentralasiatischen Wandmalereien*, edited by Toralf Gabsch, 14-29. Leipzig: Koehler & Amelang, 2012.
- Dreyer, Caren.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Leipzig: E.A. Seemann, 2015.
- Droysen, Johann Gustav.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 Berlin: Finke, 1833.
- Droysen, Johann Gustav.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Vol. 2. Texte im Umkreis der Historik, edited by Horst Walter Blank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2007.
- Franke, Wolfgang. "Hegel und die Geschichte Chinas." *Verfassung und Recht in Übersee / Law and Politic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3:3 (1970): 279-283.
- Gossman, Lionel. "Imperial Icon: The Pergamon Altar in Wilhelminia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8:3 (2006): 551-187.
- Grünwedel, Albert.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Berlin: Spemann, 1893.
- Grünwedel, Albert. *Buddhist Art in India*, eited by James Burgess. Translated by Agnes C. Gibson. New Delhi: Chand, 1901.
- Grünwedel, Albert.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en in Turfan und Umgebung (Nov.1902- Febr.1903)."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xploration historique, archéologique, linguistique et ethnograph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Extrême-Orient, publié par le Comite Russe* 3 (April 1904): 18-25.
- Grünwedel, Albert.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Abhandlunge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24,1. München: K. B.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9.
- Grünwedel, Albert. "Die archäologischen Ergebnisse der dritten Turfan-Expeditio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4:6 (1909): 891-917.
- Grünwedel, Albert.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ča, Qaraš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G. Reimer, 1912.
- Günther, Hans F. K. *Die nordische Rasse bei den Indogermanen Asiens.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nach der Urheimat und Rassenherkunft der Indogermanen*. München: J. F. Lehmann, 1934.
- Gustavs, Arnold. Review of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by Albert von Le Coq. *Theologisches Literaturblatt* 48:22 (Okt 1927): 353-355.
- Gustavs, Arnold. Review of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vierten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by Albert von Le Coq. *Theologisches Literaturblatt* 50:3 (February 1, 1929): 35-36.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d. 2: Die orientalische Welt*, edited by Georg Lasson. Unchanged repr. of the 2nd ed. of 1923.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171b. Hamburg: Meiner, 1968.
- Kapović, Mate, ed.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2nd ed.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 Klementz, Dmitri Alexandrowitsch. "Turfan und seine Altertümer." Translated by O. v. Hall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1 (1899): 1-53.
- Klimkeit, Hans-Joachim. *Die Seidenstrasse: Handelsweg und Kulturbrücke zwischen Morgen- und Abendland*. DuMont Dokumente. Köln: DuMont, 1988.
- Knüppel, Michael, and Alois van Tongerloo, eds.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 Der Erwecker Manis: im Spiegel seiner Briefe an Willi Bang Kaup aus den Jahren 1909-1914*.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Neue Folge, Band 34. Berlin: De Gruyter, 2014.
- Kost, Catrin. "'Yours Ever so Sincerely': Albert von Le Coq Seen through His

- Correspondence with Aurel Stein.” In *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 edited by Helen Wang, 1-9.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 Landfester, Manfred. “Griechen und Deutsche: Der Mythos einer ‘Wahlverwandschaft’.” In *Mythos und Nation*, edited by Helmut Berding, 198-219.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6.
- Le Coq, Albert von.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il 1909): 299-322.
- Le Coq, Albert von.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im Auftrage der Generalverwaltung der Königlichen Museen aus Mitteln des Baessler-Institutes*. Berlin: Reimer/Vohsen, 1913.
- Le Coq, Albert von. “Die vierte deutsche Turfan-Expedition.” *Türán* 3 (1918): 7-24.
- Le Coq, Albert von.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5 vols. Berlin: Reimer/Vohsen, 1922-1926.
- Le Coq, Albert von. “Die Brücke zwischen dem Hellenismus und dem Chinesentum.” *Velhagen und Klasings Monatshefte* 38:10 (June 1924): 409-421.
- Le Coq, Albert von.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 D. Reimer, 1925.
- Le Coq, Albert von.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 1926.
- Le Coq, Albert von. “The Turfan Expedi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Art and Archaeology* 22:5 (November 1926): 176-88.
- Le Coq, Albert von.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anslated by Anna Barwell. London: G. Allen & Unwin Ltd., 1928.
- Le Coq, Albert von.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 1928.
- Maier, Franz Georg. *Von Winckelmann zu Schliemann: Archäologie als Eroberungswissenschaft des 19. Jahrhunderts*.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92.

- Mairs, Rachel.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 Marchand, Suzanne L.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archand, Suzanne L.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Publications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eyer, Eduard.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2: Geschichte des Abendlandes bis auf die Perserkriege. 1st ed. Stuttgart: J. G. Cotta, 1893.
- Meyer, Eduard.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1,2: Die ältesten geschichtlichen Völker und Kulturen bis zum sechzehnten Jahrhundert. 2nd ed. Stuttgart: J. G. Cotta, 1909.
- Meyer, Eduard.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2,1: Die Zeit der Ägyptischen Großmacht. 2nd fully rev. ed. Stuttgart: J. G. Cotta, 1928.
- Mühlmann, Wilhelm. *Rassen- und Völkerkunde. Lebensprobleme der Rassen, Gesellschaften und Völker*. Braunschweig: Friedr. Vieweg & Sohn, 1936.
- Pflugk-Harttung, Julius von, ed. *Weltgeschichte.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Kultur und Geistesleben*. Vol. 3: Geschichte des Orients. Berlin: Ullstein, 1910.
- Pigulla, Andreas. *China in der deutschen Welt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Bd. 43.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6.
- Ranke, Leopold von. *Vorlesungseinleitungen*, edited by Volker Dotterweich and Walther Peter Fuchs. Leopold vo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ss, Bd. 4. München: Oldenbourg, 1975.
- Ray, Himanshu Prabha. *Buddhism and Gandhara: An Archaeology of Museum Collections*.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8.
- Regel, Johann Albert. “Mein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1879.” *Dr. A. Petermann’s 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27 (1881): 380-394.
- Samida, Stefanie. *Heinrich Schliemann*. Tübingen: A. Francke, 2012.
- Sieg, Emil, and Wilhelm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

-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g. 1908 (1908): 915-932.
- Tiessen, E. "Sven Hedin's Reisen Durch Asiens Wüsten."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6, no. 7 (1900): 381-390.
- Tille, Armin, ed. *Weltgeschichte, Begründet von Hans F. Helmolt*. Vol. 1: Einleitung-Vorgeschichte-Ostasien-Hochasien Und Sibirien-Indien-Indonesien-Der Indische Ozean. Repr. of the 2nd rev. and exp. ed.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20.
- Tischler, Johann. "Hundert Jahre Kentum-Satem Theorie."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95 (December 31, 1990): 63-98.
- Trümpler, Charlotte, ed. "Das Große Spiel.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zur Zeit des Kolonialismus." In *Das große Spiel: Archäologie und Politik zur Zeit des Kolonialismus (1860-1940)*, edited by Charlotte Trümpler, 15-19. Köln: DuMont, 2008.
- Waldschmidt, Ernst. *Gandhara, Kutscha, Turfa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Repr. of the ed. of 1925, Leipzig: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6.
- Weber, Wilhelm. "Der Siegeszug des Griechentums im Orient." *Die Antike. Zeitschrift für Kunst und Kultur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 1 (1925): 101-145.
- Wilcken, Ulrich. *Alexander der Grosse*. Das wissenschaftliche Weltbild, herausgegeben von P. Hinneberg.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31.
- Wirth, Albrecht. *Rasse und Volk*. Halle a.S.: Niemeyer, 1914.
- Zaturpanskij, Choros (Albert von Le Coq). "Reisewege und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en." *Orientalisches Archiv* 3:3 (April 1913): 116-127.

三、網路資源

- "Pressemitteilung: Humboldt Forum vollständig eröffnet." *Stiftung Humboldt Forum,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humboldtforum.org/de/presse/mitteilungen/humboldt-forum-vollstaendig-eroeffnet/>. Accessed March 11, 2023.
- Bredenkamp, Horst, Neil MacGregor, and Hermann Parzinger. "Im Zweifel für das Kreuz." *Humboldt*

Forum, Mai 19, 2017. <https://www.humboldtforum.org/de/magazin/artikel/im-zweifel-fuer-das-kreuz/?dossier=1>. Accessed March 11, 2023.

Hagemann, Alfred. "Symbolpolitik. Die Kuppel Friedrich Wilhelms IV. für das Berliner Schloss." *Humboldt Forum*, May 25, 2020. <https://www.humboldtforum.org/de/magazin/artikel/symbolpolitik/>, accessed September 24, 2023.

Loy, Thomas. "Humboldt-Forum in Berlin-Mitte: Nun gerät auch das geplante Kuppel-Kreuz in die Kritik." *Der Tagesspiegel Online*, May 18, 2017. <https://www.tagesspiegel.de/berlin/nun-gerat-auch-das-geplante-kuppel-kreuz-in-die-kritik-4520959.html>. Accessed March 11, 2023.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the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Chih-hu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contexts surrounding the famous four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conducted between 1902 and 1914.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subsequent influence the explorations had on German academic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Much like their British and Russian counterparts who engaged in exploration with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possessed a discernible colonial dimension. Furthermore, the expeditions reveal a distinctive German intellectual context.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 intellectuals claimed a special affinity to the ancient Greeks. Confronted with the hegemony of French culture, they establishe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y claiming to be spiritual inheritors of ancient Greeks. This sentiment found tangible expression through educational reform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 which integrated this reverence for Greek culture into the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systems, thereby cementing philhellenism as an integral facet of German *Bildungsbürgertum*, or the

identity of the educated bourgeoisie. With the incep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Hellenistic age by the German historian J. G. Droysen (1808-1884), German scholars' fascination with ancient Greece extended beyond the Classical period. It was against this cultural backdrop that the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operated, as German explorers attempted to unearth vestiges of Greek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Xinjiang, viewing the Silk Road as a cultural bridge linking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German exploratory activities in Turf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writings of two leading explorers,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and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ly responses to the results of the Turfan expeditions.

Keywords: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Albert Grünwedel, Albert von Le Coq, cultural transmission, Greek art, Buddhist art